

王老八随甘天邪学艺，习得无上天火功绝艺。子承父业，看守刘家祠堂，发
祠堂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在江湖侠义
王上的帮助下，探得祠堂内的原因，亲诛
父仇人。

全书情节曲折，扣人心弦，是新派武
小说的一部力作。



邪 童 王 老 八

江湖古怪系列

龍鳳子一著

中

第十二章 小王赌坊遇老怪

可是就在这时候，马寡妇的赌坊大门外来了几个汉子，这几个人是公差，为首的乃是孟津城的捕头，人称他“一手遮天”段一洪。

段捕头没事就会到他干妹子这儿坐一坐，喝杯酒，睡个小觉再走路。

他带的四名公差也沾光，碎银子少不了弄几个。

人家当差是干啥的，只靠公家那么点官饷呀，喝西北风差不多。

段一洪段捕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这档子事他遇上了。

段捕头走到大门下，他直叫：“怪了，怪了，今天怎么打烊这般早呀？”

有个捕头走进屋中看，哇呀呀怎么地上死了人，

那管帐的一见是段大人到了，立刻拍着巴掌叫起来：

“老天爷呀！你看看，今天来了小煞星，他杀了咱们十多人，如今他还在后院中要杀人，大人呀，快去吧，去得晚了就见不到大人的干妹子！”

段捕头一听火就往上冒：“什么样的狗东西！胆敢在段大爷的地面上撒野，他有几个大脑袋！”说着，“呛”的一声，他拔出腰刀在手中。

“呛呛呛”起处，另外四个捕快的刀也拔在手中，就听段一洪暴吼一声：“我来了！”

五个官差往后院奔去了，而且是一路奔一路叫，表现出正义与威风。

后院中大脚妈一见来了官家人，又是她的干哥哥，一声尖叫她又变硬了。

“干哥呀，你来的好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儿死了十多人，人命关天呐！”

段捕头吼道：“什么人干的，这是大案，谁？”

大脚妈指着王老八吼道：“就是这个鳖娃他干的！”

段一洪对他的四个捕役大声吼：“去，锁了他拉进衙门打官司！”

四个捕快举刀就围上去了。

王老八一声吼叱：“你们想死就上来吧！”他舞起双掌迎过去，想想看，公差四人怎是王老八的对手，早被王老八打翻在地。

段一洪挥刀上：“你敢抗拒官府，造反了！”

王老八木然地道：“官家不讲理，我就不听你嚷嚷！”

段一洪三刀六杀又回身砍，王老八闪出三步他也让了三招，第四招又来，他回手接，一掌虚空切过去，就听段一洪尖嗥一声：“哎呀！”

段捕头的刀落在地上了，他的手臂也在流血，他心中立刻明白，今天这小子不好惹。

王老八打伤了五个官差，黄河怪叟忙上前道：“别打了，他们便是一百人也打你不过！”

他这话对王老八说，当然也说给段捕头与大脚妈听，告诉他们，再打下去都完蛋。

王老八怒往大脚妈逼过去，他忿怒地道：“你胆敢告我的状，我饶不了你！”

吓得大脚妈又哭了：“你是老几呀，你拿人当泥巴捏呀，我死了丈夫过日子，我苦呀，我苦命人遇到老横呀，天呀！”

黄河怪叟的身子一掠，他拦住了王老八，道：

“小哥，别杀了，杀够了，官也杀、民也杀别是真想当老横吧！走，咱们立刻走，别的我老头子不行，一边帮你敲边鼓，自信是一把好手！”

王老八道：“我们去哪儿？”

“把我的船赎回来，二人河上游呀！”

王老八道：“老人家，你真的相信这女人的话，我娘不在此地？”

“我担保，有一天你查出你娘在此地，我老头的脑袋瓜送你当尿壶！”

王老八重重地看看满面泪痕的大脚妈，却指着受伤怒目相向的段捕头，道：

“是她，她烧了我的家，掳走我的娘，我才找她来的，他们用拳头我不还手呀，他们动刀要杀人，你大人看一看，看看我身边有没有刀！”

段一洪吼道：“你杀官就是死罪！”

王老八眼一瞪，叱道：“我警告你，你以后少找我的麻烦，如果以为你是官，可以随便吓唬人，你小心，我砍断你两条腿，叫你狗腿子当不成！”

“反了，反了！”

王老八道：“官不正民就反，娘的，你们不是天生就当官，你他娘的也是普通人！”

黄河怪叟拉了王老八，道：“走啦，别吼了，上船我帮你找你的娘！”

王老八拍拍口袋四百两银子，道：“你烧了我的家，这些银子盖瓦房，你们不怕死，找去呀！”

他被黄河怪叟拖走了。

王老八心中一百个不愿意，但还是跟了黄河怪叟走出了孟津城。

孟津距离黄河边，在那儿有个大渡口，大小船只汇集了三十多艘，有人正在往岸上搬东西。

石岸上有几辆大车停放着，王老八跟了黄河怪叟走到渡口，那黄河怪叟指着一条小船，道：“瞧瞧，那条船就是我老人家的小船，人呐，住在船上最安全，不怕风不怕雨，不怕山摇和地动，今天停靠风景区，明天河上抓鲤鱼，五湖四海都去得，天天咱作逍遥游。”

王老八道：“你还是把它抵押了！”

黄河怪叟道：“没办法，赌字染上就闹穷。”

忽地，附近船上跳下一个汉子，那汉子奔到王老八的面前来，只见他指着王老八对一条大船上指挥卸货的汉子大声喊：

“大公子，快来呀，这小子在这儿！”

王老八转头看大船，果见一拥来了五个人，那汉子对来的五人中长相威猛的汉子，道：

“大公子，就是这小子，他杀了咱们不少人！”

那猛汉上下看看王老八，他也看到了黄河怪叟。

“怎么，你老怪是他同路人？”

原来这个三十多岁的猛汉也认识“黄河怪叟”姚一虎。

姚一虎吃吃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刘家庄的大公子刘玉堂刘大公子呀！失敬，失敬！”

刘玉堂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老怪，你的朋友？”

“噉，认识也有半天了。”

“才半天呐！”

“有朋友认识一辈子，只不过酒肉朋友，只能共吃喝不能共甘苦，我们这位小哥不一样，认识虽只半天，令我老怪此生难忘，哈……”

刘玉堂把双目一厉，叱道：“老怪，如果你不想同我们刘家庄做对为敌，今天之事你最好闪一边。”

“大公子叫我看热闹呀！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黄河怪叟道：“好，我老怪惹不起刘家庄，更怕你大公子的神拳，三丈之内要人命，我不想死，唉！”

他叹口气又道：“人呐，越老越怕死，只因为越活越有意思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黄河怪叟”姚一虎，虽然不出手，但他已把刘大公子的武功抖露出来了。

王老八当然听得明白，什么神拳，他没有领教过，今天还是头一回听说。

黄河怪叟闪一边，刘玉堂把衣摆用力挽在腰带上，他冲着王老八冷笑道：

“听他们向我报告，你小子大闹刘家庄，元宝山上你玩阴的，你杀人不用刀，可也比刀子杀人还厉害。”

王老八道：“大公子，我是你们刘家庄伙计呀，我怎么会主动去杀人！”

刘玉堂道：“大伙看着你杀人，你不承认？”

王老八道：“我说过，我不主动杀人，如果有人对我动刀，那就不大一样了，因为我还不死。”

“你不想死，所以就叫别人死。”

“那也是没法子的事。”

刘玉堂冷笑道：“王多寿是你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他们说你是为了报你爹的仇才甘愿去当祠堂

狗。”

王老八道：“找不到仇人我是不会放弃的。”

刘玉堂道：“你只怕没有机会了。”

王老八道：“那是你以为。”

刘玉堂突然举拳大吼：“闪开！”

大公子要出拳了，引得三条大船上的汉子们也住手站着看过来。

这一段是河堤，河堤一边是乱石堆，另一边却又是黄泥巴。

刘玉堂挫马蹲裆在运气，王老八木然地好像在发愣。

一边的黄河怪叟一声叫：“小心黑虎偷心呐！我的乖乖二大爷！”

黄河怪叟这是在提醒王老八，对方要发拳了。

再看王老八，他仍然站着没有动。

其实王老八木然就是在运功了，他的“无上天火神功”暗自运在双拳上，只要刘大公子出拳，他出掌。

突然间，刘玉堂的双掌在两丈远处对准了王老八便打过来了，那拳风发出呼呼声，好像山沟刮起的旋风。

王老八一见拳风卷过来，他抖出双掌迎上去。

一个拳一个掌，四只手相隔两丈虚空挥舞着。

于是，地上卷起了风，飞沙又走石，别人看得忍不住叫起好来了。

这是情不自禁地叫好，只有姚一虎看得又一惊！

双方对峙中，王老八的掌上渐渐吐出一股热风来，刘玉堂交叉挥拳七十一下，他的额上在冒汗。

刘大公子也出声，出的声音是哼呀咯。

王老八不出声，他的双掌连着拍，于是，有人在大叫：

“刮起热风来了呀！”

是的，王老八的掌上吐出了炙人的热风。

王老八不但双掌发出罡劲的热风，阻住了一波波击来的拳风，而且他一步一步地逼进过去，王老八的面上更木然、更无奈的样子，但他的掌上已发出滚烫的热风，袭得刘玉堂面红耳赤喘气如牛。

于是，刘玉堂的拳力衰退了，无力了，就在危机中，刘玉堂忽地一个铁板桥功夫，他的一腿疾踢，人已自地上往左边滚翻出三丈外，所幸未滚到黄泥滩上。

王老八收掌还在冷冷地笑，他并不追击，但他却

撂下了话：

“回去告诉你爹，我一天找不到杀我爹的凶手，我是一天也不罢休，如果你们想坑我，你们就会付出生命代价，不信咱们走着瞧！”

为什么王老八放过这刘玉堂，那是有原因的，而且原因可大啦！

王老八谁都可以杀，刘玉堂不能杀，因为刘玉堂的小妹叫刘玉人，那可是同他一张床睡过觉的女人，只这么一层爱的关系，王老八就不能杀了刘玉堂。

忽听刘玉堂大吼一声：“等等！”

黄河怪叟姚一虎急忙上前，道：“刘大少呀，别叫了，赶快办你们的正事儿，再要打下去，那会死人的！”

刘玉堂也以为姚一虎这话不错，他重重地道：“姚老怪，你说说，他小子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姚一虎道：“我得好生回船想一想才知道。”

刘玉堂道：“为了他爹一人的命，杀了我刘家庄不少人，他还要再杀下去，太过分了！”

王老八猛回头，道：“怕死人就把凶手交出来！”

姚一虎却拉了王老八道：“上船去，我把小船赎回来，走，别生气了！”

王老八只得跟姚一虎往不远处的几条靠岸的船走去，那刘玉堂怔怔地在发呆，七八个汉子围过来：

“少庄主，不就是一个臭小子吗？咱们乱刀砍死他！”

刘玉堂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小子身负绝学，不是咱们能对付得了的，回去大伙再商量！”

众大汉仍有人不服气地在咒骂。

渡口岸上，三大车装的什么货，没有人敢去问，有大船在移动，好像装的是布匹绸缎，刘玉堂亲自押运这些货，等到全部上了车，那刘玉堂遥看远处小船，只见有人在理论什么，他冷冷地笑了。

黄河怪叟姚一虎站在一条大船边上在吼叫：“为什么利息这么高？”

大船上有个中年汉子双手叉着腰，他回吼：“姓姚的，你怎么不多想一想，你押了小船去干啥？”

“赌！”

“这不就结了，你是借钱去赌的呀！你不是借了银子去做生意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做什么生意？”

那中年汉重重地道：“你如果借银子做生意，利息当然少，咱不乱要，按规矩只要二分利，可是你是

去赌呀，这玩意儿与做生意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姚一虎道：“有什么不同？”

那中年汉子道：“做生意需长时间，还不一定能赚钱，所以利息不高；赌就不一样了，说不定借了我的银子你去赌，一家伙赢上几百银子你赚老鼻子了，然后不出一天就还了我的钱，你叫我如何算你的利息？这等于我帮你赢了银子，所以利息高，而且是按时辰算利息。”

“娘的皮，要是我输了呢？”

“输了就别再回来要你小船了！”

姚一虎道：“好吧，你们放高利贷的总是算盘精，自有一套说词。”

他手插袋中未拿出来，又道：“五十两银子，你只借了我不到三天，你算算，我一共给你多少银子吧！”

一边的王老八就奇怪，姚老头身上有一千多两银子，怎么计较这一点。

只听那中年汉哈哈笑着搬指头，他一遍又一遍地算，姚一虎火了：

“娘的，你还有十根脚指头，怎么不一块算！”

中年汉子道：“五十两，三天只差两个半时辰，

那就逢五进一算一天，合计是三天，一天进五，二天以五十五两算，这就是五十七两半，然后再由五十七两半算，这合计我算你六十一两半，再一个逢五进一，你一共……哈……干脆，你给我六十二两银子算完事。”

姚一虎对王老八道：“听听，他娘的，借我五十两银子，只不过两天半多一点，三天还不到，他就索了我利息十二两，你老弟觉得他狠不狠？”

王老八道：“放高利贷那是对穷人的剥削，会绝子绝孙的，你信不信？”

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可是你借高利贷去赌坊，这就另有说词了。”

姚一虎一听，他也笑了，忽地，他手上托出两大把银锭，看得船上另外五个大汉也张大了眼睛。

那中年汉子惊呼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发了！”

姚一虎道：“不多啦，一千多两银子而已。”

“一千多两银子还而……已呀，乖乖！”

姚一虎把六十五两银子递过去，道：“找回我三两银子来。”

那中年汉接过银子，笑了：“老人家，你三天前想去赌，没银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呀!”

“我大方地借了你。”

“我出高利呀!”

“那就别提了，至少我的五十两银子帮你赢了大把银子，是不是?”

姚一虎道：“你算了吧！我是碰上了我的老友，由他身上的五十两银子才把本捞回来又赢的!”

那中年汉笑呵呵地道：“别管那么多了，至少你赢了一千多两银子，咱们江湖有规矩，见面分一半，就算不分，这三两银子你叫咱们吃个红，如何?”

他指指拴在一边的小船，又道：“你老上船上看，咱们把你的小船打扫得可干净呐，吃的——嘞，送你一斤烤羊肉，你二位小船上配酒吃。”

姚一虎道：“去你的一斤羊肉，不稀罕!”

他也不再索要那三两银子了，兜着口袋跳上自己的小船上：“小兄弟，上船吧！今夜你住在我的小船上。”

王老八没有地方去，他跟着姚一虎上了船。

二人在小船上，那姚一虎低声地道：“下游有个柳树岸，小兄弟，咱们今夜有热闹。”

“啥热闹?”

“到下游我再告诉你。”

姚一虎把小船摇到下游一里半地方，那儿果然是个杨柳岸，老柳树根露外面，姚一虎就把小船拴在树根上。

姚一虎拴妥了船，他对王老八道：“今夜咱二人睡船舱，小兄弟，半夜三更更有强梁。”

“是强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笑笑，王老八道：“可有吃的？”

“有，当然有吃的。”

“可是你三天未回船上，咱们又未带吃的回来，这小船……”

吃吃一笑，姚一虎道：“我老人家别的不注意，对于吃喝我很注重。”

说着，只见他走到船尾弯腰低头伸手捞，水哗起处，往水下提上个大袋子，那是一只油皮袋子不漏水，姚一虎提到船上后笑了。

“好，他们没有发现我的宝，哈……”

油布包打开来，有一袋盛有五斤的二锅头，另外是酱牛肉六七斤，两个酱肘子香喷喷，有一包花生是五香的，还有十几个小卤蛋。

“小哥呀！吃，吃！”

王老八一看也笑了：“老人家，真有你的，你人不在，却把吃的用的藏在船底水下面。”

姚一虎哈哈笑道：“人呐！什么都可以缺，就是不能缺吃喝，银子没有想办法赚，少了吃喝就完蛋。”

这二人把酒交替着喝，每人手上抓了一块酱牛肉，一边喝一边啃，姚一虎还笑哈哈。

王老八道：“老人家，我们同在一条船上了，我还不知道你老高姓大名？”

“姓姚，名一虎，三十年前江湖小混混，三十年后我老人家依然是孑然一身，儿子误了没关系，连孙子也没有了。”

王老八一笑，道：“你老同那个大脚妈有什么关系？她好像对你老有点……”

姚一虎道：“大脚妈的老公马公度与褚老二我们三人当年在这孟津是混混，当然啦！那得有功夫，马公度的功夫加上褚老二的功夫，也不是我姚一虎的对手，可是那个大脚妈就是嫁给了马公度，等到马公度与西厂番子搭上线，娘的，他又被西厂番子杀了，却不知为了何事！”

“什么叫西厂？我怎么没听过。”